

赵州和尚语录卷下

并對機勘弁偈頌等

師因在室坐禪次，主事報和尚云：「大王來禮拜。」大王禮拜了，左右問：「烈土王來，為什麼不起？」師云：「你不會。老僧者裏，下等人來，出三門接；中等人來，下禪床接；上等人來，禪床上接。不可喚大王作中等、下等人也，恐屈大王。」大王歡喜，再三請入內供養。

師因問周員外：「你還夢見臨濟也無？」員外豎起拳。師云：「那邊見？」外云：「者邊見。」師云：「什麼處見臨濟？」員外無對。師問：「周員外什麼處來？」云：「非來非去。」師云：「不是老鴉，飛來飛去。」

師示眾云：「才有是非，紛然失心，還有答話分也無？」後有僧舉似洛浦，洛浦扣齒；又舉似雲居，雲居云：「何必。」僧舉似師，師云：「南方大有人喪身失命。」僧云：「請和尚舉。」師才舉，僧便指傍僧云：「者箇師僧，喫卻飯了，作什麼語話。」

師因看《金剛經》次，僧便問：「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菩提，皆從此經出。如何是此經？」師云：「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，如是我聞，一時佛在舍衛國。」僧云：「不是。」師云：「我自理經

也不得？」

因僧辭去，師云：「闍梨出外，忽有人問：『還見趙州否？』你作麼生祇對？」云：「只可道見。」師云：「老僧是一頭驢，你作麼生見？」無語。

師問新到：「從什麼處來？」云：「南方來。」師云：「還知有趙州關麼？」云：「須知趙州關者。」師叱云：「者販私鹽漢。」又云：「兄弟！趙州關也難過。」云：「如何是趙州關？」師云：「石橋是。」

有僧從雪峰來，師云：「上座莫住此間，老僧者裏只是避難所在，佛法盡在南方。」云：「佛法豈有南北？」師云：「直饒你從雲居、雪峰來，也只是箇擔板漢！」云：「未審那邊事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你因什麼夜來尿床？」云：「達後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又是阿屎。」

示眾云：「我此間有出窟師子，亦有在窟師子，只是難得師子兒。」時有僧彈指對之。師云：「是什麼？」云：「師子兒。」師云：「我喚作師子兒早是罪過，你更行趯踏。」

問新到：「離什麼處？」云：「離雪峰。」師云：「雪峰有什麼言句示人？」云：「和尚尋常道：『盡十方世界，是沙門一隻眼，你等諸人向什麼處屙？』」師云：「闍梨若迴，寄箇鍬子

去。」

師因捨衣裓大眾次，僧便問：「和尚總捨卻了，用箇什麼去？」師召云：「湖州子。」僧應諾。師云：「用箇什麼！」

師示眾云：「未有世界，早有此性；世界壞時，此性不壞。」僧問：「如何是此性？」師云：「五蘊四大。」云：「此猶是壞，如何此性？」師云：「四大五蘊。」

定州有一座主到，師問：「習何業？」云：「經律論不聽便講。」師舉手示之：「還講得者箇麼？」座主茫然不知。師云：「直饒你不聽便講得，也只是箇講經論漢，若是佛法，未在。」云：「和尚即今語話，莫便是佛法否？」師云：「直饒你問得答得，總屬經論，佛法未在。」無語。

師因問一行者：「從什麼處來？」云：「北院來。」師云：「那院何似者院？」行者無對。有僧在邊立，師令代行者語，僧代云：「從那院來。」師笑之。師又令文遠代之，文遠云：「行者還是；不取師語話。」

師問座主：「所習何業？」云：「講《維摩經》。」師云：「《維摩經》：『步步是道場。』座主在什麼處？」無對。師令全益代座主語，全益云：「只者一問，可識道場麼？」師云：「你身在道場裏，心在什麼處？速道取！」云：「和尚不是覓學人心。」

師云：「是。」云：「只者一問一答，是什麼？」師云：「老僧不在心所裏，法過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而知解。」云：「既不在心數裏，和尚為什麼覓？」師云：「為你道不得。」云：「法過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而不解，作麼生道不得？」師云：「喫我涕唾。」

師問僧：「你曾看《法華經》麼？」云：「曾看。」師云：「經中道：『納衣在空閑，假名阿練若，誑惑世間人。』你作麼生會？」僧擬禮拜。師云：「你披納衣來否？」云：「披來。」師云：「莫惑我。」云：「如何得不惑去？」師云：「自作活計，莫取老僧語。」

師問座主：「所習何業？」云：「講《維摩經》。」師云：「那箇是維摩祖父？」云：「某甲是。」師云：「為什麼卻為兒孫傳語？」無對。

師一日上堂。僧纔出禮拜，師乃合掌珍重。又一日僧禮拜。師云：「好好問。」云：「如何是禪？」師云：「今日天陰，不畜話。」

問新到：「從何方來？」云：「無方面來。」師乃轉背。僧將坐具，隨師轉。師云：「大好無方面。」

問新到：「從什麼處來？」云：「南方來。」師云：「三千里外逢，莫戲！」云：「不曾。」師云：「摘楊花，摘楊花。」

豐干到五臺山下，見一老人。干云：「莫是文殊也無？」老人云：「不可有二文殊也！」干便禮拜，老人不見。有僧舉似師，師云：「豐干只具一隻眼。」師乃令文遠作老人，我作豐干。師云：「莫是文殊也無？」「豈有二文殊也！」師云：「文殊，文殊。」

師問二新到：「上座曾到此間否？」云：「不曾到。」師云：「喫茶去！」又問那一人：「曾到此間否？」云：「曾到。」師云：「喫茶去！」院主問：「和尚！不曾到，教伊喫茶去，即且致；曾到，為什麼教伊喫茶去？」師云：「院主。」院主應喏。師云：「喫茶去！」

師到雲居，雲居云：「老老大大，何不覓箇住處？」師云：「什麼處住得？」雲居云：「前面有古寺基。」師云：「與麼即和尚自住取。」師又到茱萸，茱萸云：「老老大大，何不覓箇住處去？」師云：「什麼處住得？」茱萸云：「老老大大，住處也不識！」師云：「三十年弄馬騎，今日卻被驢撲。」師又到茱萸方丈，上下觀瞻，茱萸云：「平地喫交作什麼？」師云：「只為心麤。」

師一日將拄杖上茱萸法堂上，東西來去，萸云：「作什麼？」師云：「探水！」萸云：「我者裏一滴也無，探箇什麼？」師將杖子倚壁，便下去。

臺山路上有一婆子，要問僧。僧問：「臺山路，向什麼處去？」云：「驀直去！」僧才行，婆云：「又與麼去也！」師聞後，便去問：「臺山路，向什麼處去？」云：「驀直去！」師才行，婆云：「又與麼去也！」師便歸，舉似大眾云：「婆子今日被老僧勘破了也。」

師見僧來，挾火示之，云：「會麼？」僧云：「不會」。師云：「你不得喚作火，老僧道了也。」師挾起火云：「會麼？」云：「不會。」師卻云：「此去舒州有投子山和尚，你去禮拜問取；因緣相契，不用更來；不相契，卻來。」其僧便去，才到投子和尚處，投子乃問：「近離什麼處？」云：「離趙州，特來禮拜和尚！」投子云：「趙州老人有何言句？」僧乃具舉前話。投子乃下禪床，行三五步，卻坐云：「會麼？」僧云：「不會！」投子云：「你歸舉似趙州。」其僧卻歸，舉似師，師云：「還會麼？」云：「未會。」師云：「也不較多也。」

洞山問僧：「什麼處來？」云：「掌鞋來。」山云：「自解？依他？」云：「依他。」山云：「他還指闍梨也無？」無對。師代云：「若允即不違。」普化喫生菜，臨濟見云：「普化大似一頭

驢。」普化便作驢啼。臨濟便休去。普化云：「臨濟小廝兒，只具一隻眼。」師代云：「但與本分草料。」

保壽問胡釘教：「莫便是胡釘教否？」云：「不敢。」保云：「還釘得虛空麼？」云：「請打破虛空來！」保壽便打，卻云：「他後有多口阿師，與你點破在。」胡釘教後舉似師，師云：「你因什麼被他打？」云：「不知過在什麼處！」師云：「只者一縫尚不奈何，更教他打破！」釘教便會。師代云：「且釘者一縫。」師問新到：「離什麼處？」云：「雪峰來。」師云：「雪峰有什麼言句示人？」云：「雪峰尋常道：『盡十方世界都來是沙門一隻眼。你諸人向什麼處屙？』」師云：「你若迴，寄箇梨一箇鍬子去。」

師因行路次，見一婆子問：「和尚住什麼處？」師云：「趙州東院西。」師舉向僧云：「你道使那個西字？」一僧云：「東西字。」一僧云：「依棲字。」師云：「汝兩人總作得鹽鐵判官。」

師與侍郎遊園，見兔走過，侍郎問：「和尚是大善知識，兔子見為什麼走？」師云：「老僧好殺。」

師因見僧掃地次，遂問：「與麼掃，還得淨潔也無？」云：「轉掃轉多。」師云：「豈無撥塵者也？」云：「誰是撥塵者？」師云：「會麼？」云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問取雲居去。」其僧乃去，問雲居：「如何是撥塵者？」雲居云：「者瞎漢。」

師問僧：「你在此間多少時也？」云：「七八年。」師云：「還見老僧麼？」云：「見。」師云：「我作一頭驢，你作麼生見？」云：「入法界見。」師云：「我將為你有此一著，枉喫了如許多飯！」僧云：「請和尚道。」師云：「因什麼不道：『向草料裏見！』」

師問菜頭：「今日喫生菜熟菜？」菜頭提起一莖菜，師云：「知恩者少，負恩者多。」

有俗行者到院燒香，師問僧：「伊在那裏燒香禮拜，我又共你在者裏語話，正與麼時，生在那頭？」僧云：「和尚是什麼？」師云：「與麼即在那頭也。」云：「與麼已是先也。」師笑之。

師與小師文遠論義，不得占勝，占勝者輸餬餅。師云：「我有一頭驢！」遠云：「我是驢紂。」師云：「我是驢糞。」遠云：「我是糞中虫。」師云：「你在彼中作麼？」遠云：「我在彼中過夏。」師云：「把將餬餅來。」

師因入內回，路上見一幢子無一截，僧問云：「幢子一截，上天去也？入地去也？」師云：「也不上天，也不入地。」云：「向什麼處去？」師云：「撲落也。」

師坐次，一僧才出禮拜，師云：「珍重。」僧伸問次，師云：「又是也。」

師因在簷前立，見燕子語，師云：「者燕子喃喃地，招人言語。」僧問：「未審他還甘也無？」師云：「依稀似曲才堪聽，又被風吹別調中。」

有僧辭去，師云：「什麼處去？」云：「閩中去。」師云：「閩中大有兵馬，你須迴避。」云：「向什麼處迴避？」師云：「恰好。」

有僧上參次，見師衲衣蓋頭坐次，僧便退。師云：「闍梨莫道老僧不祇對。」

師問僧：「從什麼處來？」云：「南方來。」師云：「共什麼人為伴？」云：「水牯牛。」師云：「好箇師僧，因什麼與畜生為伴？」云：「不異故。」師云：「好箇畜生。」云：「爭肯。」師云：「不肯且從，還我伴來。」

師問僧：「堂中還有祖師也無？」云：「有。」師云：「喚來與老僧洗腳。」

堂中有二僧，相推不肯作第一座，主事白和尚，師云：「總教他作第二座。」云：「教誰作第一座？」師云：「裝香著。」云：「裝香了也。」師云：「戒香定香。」

師問僧：「離什麼處？」云：「離京中。」師云：「你還從潼關過麼？」云：「不歷。」師云：「今日捉得者販私鹽漢。」

因送亡僧，師云：「只是一箇死人，得無量人送。」又云：「許多死漢，送一箇生漢。」時有僧問：「是心生，是身生？」師云：「身心俱不生。」云：「者箇作什麼？」師云：「死漢。」

有僧見貓兒，問云：「某甲喚作貓兒，未審和尚喚作什麼？」師云：「是你喚作貓兒。」

因鎮州大王來訪師，侍者來報師，云：「大王來。」師云：「大王萬福。」侍者云：「未在，方到三門下。」師云：「又道大王來也。」

因上東司召文遠，文遠應喏。師云：「東司上，不可與你說佛法也。」

因在殿上過，乃喚侍者，侍者應喏。師云：「好一殿功德。」侍者無對。

師因到臨濟，方始洗腳，臨濟便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師云：「正值洗腳。」臨濟乃近前側聆，師云：「若會便會，不會更莫啗啄，作麼？」臨濟拂袖去，師云：「三十年行腳，今日為人錯下注腳。」

師因到天台國清寺，見寒山、拾得，師云：「久響寒山、拾得，到來只見兩頭水牯牛。」寒山、拾得便作牛鬥，師云：「叱叱。」寒山、拾得咬齒相看，師便歸堂。二人來堂內，問師：「適來因緣作麼生？」師乃呵呵大笑。

一日，二人問師：「什麼處去來？」師云：「禮拜五百尊者。」二人云：「五百頭水牯牛嚙尊者。」師云：「為什麼作五百頭水牯牛去？」山云：「蒼天蒼天！」師呵呵大笑。

師行腳時，見二庵主。一人作丫角童。師問訊，二人殊不顧。來日早晨，丫角童將一鑊飯來，放地上，分作三分。庵主將席子近前坐。丫角童亦將席近前，相對坐，亦不喚師。師乃亦將席子近前坐。丫童目顧於師，庵主云：「莫言侵早起，更有夜行人。」師云：「何不教詔這行者？」庵主云：「他是人家男女。」師云：「泊合放過。」丫童便起，顧視庵主，云：「多口作麼？」丫童從此入山不見。

師因看經次，沙彌文遠入來，師乃將經側視之。沙彌乃出去。師隨後把住，云：「速道！速道！」文遠云：「阿彌陀佛！阿彌陀佛！」師便歸方丈。

因沙彌童行參，師向侍者道：「教伊去。」侍者向行者道：「和尚教去。」師云：「沙彌童行得入門，侍者在門外。」

師行腳時，到一尊宿院，才入門相見，便云：「有麼？有麼？」尊宿豎起拳頭，師云：「水淺船難泊。」便出去。又到一院，見尊宿，便云：「有麼？有麼？」尊宿豎起拳頭，師云：「能縱能奪，能取能撮。」禮拜便出去。

師一日拈數珠，問新羅長老：「彼中還有者箇也無？」云：「有。」師云：「何似者箇？」云：「不似者箇。」師云：「既有，為什麼不似？」無語。師自代云：「不見道新羅、大唐。」

問新到：「什麼處來？」云：「南方來！」師豎起指，云：「會麼？」云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動止萬福。不會？」

師行腳時，問大慈：「般若以何為體？」慈云：「般若以何為體？」師便呵呵大笑而出。大慈來日見師掃地次，問：「般若以何為體？」師放下掃帚，呵呵大笑而去。大慈便歸方丈。

師到百丈，百丈問：「從什麼處來？」云：「南泉來。」百丈云：「南泉有何言句示人？」師云：「有時道『未得之人亦須峭然去。』」百丈叱之。師容愕然。百丈云：「大好峭然。」師便作舞而出。

師到投子處，對坐齋。投子將蒸餅與師喫。師云：「不喫。」不久下糊餅，投子教沙彌度與師。師接得餅，卻禮沙彌三拜。投子默然。

因僧寫師真呈師，師云：「若似老僧，即打殺我；若不似，即燒卻。」

師因與文遠行次，乃以手指一片地，云：「這裏好造一箇巡鋪子。」文遠便去彼中立，云：「把將公驗來。」師便打一擱。遠云：「公驗分明過。」

師問新到：「近離甚處？」云：「臺山。」師云：「還見文殊也無？」僧展手。師云：「展手頗多，文殊誰睹？」云：「只守氣急殺人。」師云：「不睹雲中鴈，焉知沙塞寒。」

問：「遠遠投師，請師一接。」師云：「孫賓門下，因什麼鑽龜？」僧拂袖出去。師云：「將為當榮，折他雙足。」

師與首座看石橋，乃問首座：「是什麼人造？」云：「李膺造。」師云：「造時向什麼處下手？」無對。師云：「尋常說石橋，問著下手處也不知。」

有新羅院主請師齋，師到門首，問：「此是什麼院？」云：「新羅院。」師云：「我與你隔海。」

問僧：「什麼處來？」云：「雲居來。」師云：「雲居有什麼言句？」云：「僧問：『靈羊掛角時如何？』雲居云：『六六三十六。』」師云：「雲居師兄由在。」僧卻問：「未審和尚尊意如

何？」師云：「九九八十一。」

有一婆子日晚入院來，師云：「作什麼？」婆云：「寄宿。」師云：「者裏是什麼所在？」婆呵呵大笑而去。

師出外，逢見一箇婆子提一箇籃子，師便問：「什麼處去？」云：「偷趙州筍去。」師云：「忽見趙州，又作麼生？」婆子近前，打一掌。

師因見院主送生飯，鴉子見便總飛去，師云：「鴉子見你為什麼卻飛去？」院主云：「怕專甲。」師云：「是什麼語話？」師代云：「為某甲有殺心在。」

師問僧：「什麼處來？」云：「江西來。」師云：「趙州著在什麼處？」僧無對。

師從殿上過，見一僧禮拜。師打一棒，云：「禮拜也是好事。」師云：「好事不如無。」

師因參潼關，潼關問師云：「你還知有潼關麼？」師云：「知有潼關。」云：「有公驗者即得過，無公驗者不得過。」師云：「忽遇鑾駕來時如何？」關云：「也須檢點過。」云：「你要造反。」師到寶壽，寶壽見師來，遂乃背面而坐。師便展坐具。寶壽起立，師便出去。

師在南泉時，泉牽一頭水牯牛，入僧堂內，巡堂而轉。首座乃向牛背上三拍，泉便休去。師後將一束草安首座面前，首座無對。

有秀才見師，乃讚嘆師云：「和尚是古佛。」師云：「秀才是新如來。」

有僧問：「如何是涅槃？」師云：「我耳重。」僧再問，師云：「我不害耳聾。」乃有頌：「騰騰大道者，對面涅槃門；但坐念無際，來年春又春。」

有僧問：「生死二路是同是別？」師乃有頌：「道人問生死，生死若為論？雙林一池水，朗月耀乾坤。喚他句上識，此是弄精魂。欲會箇生死，顛人說夢春。」

有僧問：「諸佛有難，火焰裏藏身；和尚有難，向什麼處藏身？」師乃有頌：「渠說佛有難，我說渠有災；但看我避難，何處有相隨。有無不是說，去來非去來；為你說難法，對面識得未？」

十二時歌

雞鳴丑，愁見起來還漏逗。裙子褊衫箇也無，袈裟形相些些有。禪無腰，褲無口，頭上青灰三五斗。北望修行利濟人，誰知變作不唧溜。

平旦寅，荒村破院實難論。解齋粥米全無粒，空對閑窗與隙塵。唯雀噪，勿人親，獨坐時聞落葉頻。誰道出家憎愛斷，思量不覺淚沾巾。

日出卯，清淨卻翻為煩惱。有為功德被塵慢，無限田地未曾掃。攢眉多，稱心少，叵耐東村黑黃老。供利不曾將得來，放驢喫我堂前草。

食時辰，煙火徒勞望四鄰。饅頭餛子前年別，今日思量空嚙津。持念少，嗟歎頻，一百家中無善人。來者祇道覓茶喫，不得茶嚙去又嗔。

禺中巳，削髮誰知到如此。無端被請作村僧，屈辱饑寒受欲死。胡張三，黑李四，恭敬不曾生些子。適來忽爾到門頭，唯道借茶兼借紙。

日南午，茶飯輪還無定度。行卻南家到北家，果至北家不推註。苦沙鹽，大麥醋，蜀黍米飯薑蒿苣。唯稱供養不等閑，和尚道心須堅固。

日昃未，者回不踐光陰地。曾聞一飽忘百饑，今日老僧身便是。不習禪，不論義，鋪箇破蓆日裏睡。想料上方兜率天，也無如此日炙背。

晡時申，也有燒香禮拜人。五箇老婆三箇瘦，一雙面子黑皺皺。油麻茶，實是珍，金剛不用苦張筋，願我來年蠶麥熟，羅睺羅兒與一文。

日入西，除卻荒涼更何守。雲水高流定委無，歷寺沙彌鎮長有。出格言，不到口，枉續牟尼子孫後。一條拄丈懶懶藜，不但登山兼打狗。

黃昏戌，獨坐一間空暗室。陽焰燈光永不逢，眼前純是金州漆。鍾不聞，虛度日，唯聞老鼠鬧啾唧。憑何更得有心情，思量念箇波羅蜜。

人定亥，門前明月誰人愛。向裏唯愁臥去時，勿箇衣裳著甚蓋。劉維那，趙五戒，口頭說善甚奇怪。任你山僧囊罄空，問著都緣總不會。

半夜子，心境何曾得暫止。思量天下出家人，似我住持能有幾。土榻床，破蘆簾，老榆木枕全無被。尊像不燒安息香，灰裏唯聞牛糞氣。

見起塔乃有頌

本自圓成，何勞疊石。名邈雕鐫，與吾懸隔。若人借問，終不指畫。

因見諸方見解異途乃有頌呵

趙州南，石橋北，觀音院裏有彌勒。祖師遺下一隻履，直至如今覓不得。

因魚鼓有頌

四大猶來造化功，有聲全貴裏頭空。莫怪不與凡夫說，只為宮商調不同。

因蓮花有頌

奇異根苗帶雪鮮，不知何代別西天。淤泥深淺人不識，出水方知是白蓮。

趙州和尚語錄卷下(終)

趙州真際禪師行狀

師即南泉門人也。俗姓郝氏，本曹州郝鄉人也，諱從諗。鎮府有塔記云：「師得七百甲子歟！值武王微沐，避地岨嶮，木食草衣，僧儀不易。」師初隨本師行腳到南泉。本師先人事了，師方乃人事。南泉在方丈內臥次，見師來參，便問：「近離什麼處？」師云：「瑞像院。」南泉云：「還見瑞像麼？」師云：「瑞像即不見，即見臥如來。」南泉乃起問：「你是有主沙彌，無主沙彌？」

師對云：「有主沙彌。」泉云：「那箇是你主？」師云：「孟春猶寒，伏惟和尚尊體起居萬福。」泉乃喚維那云：「此沙彌別處安排。」師受戒後，聞受業師在曹州西，住護國院，乃歸院省覲。到後，本師令郝氏云：「君家之子，遊方已迴。」其家親屬忻懌不已，祇候來日，咸往觀焉。師聞之，乃云：「俗塵愛網，無有了期。已辭出家，不願再見。」乃於是夜結束前邁。其後自攜瓶錫，遍歷諸方。常自謂曰：「七歲童兒勝我者，我即問伊；百歲老翁不及我者，我即教佗。」年至八十，方住趙州城東觀音院，去石橋十里。已來住持枯槁，志效古人。僧堂無前後架，旋營齋食；繩床一腳折，以燒斷薪用繩繫之。每有別制新者，師不許也。住持四十來年，未嘗齎一封書告其檀越。因有南方僧來，舉：問雪峰「古澗寒泉時如何？」雪峰云：「瞪目不見底。」學云：「飲者如何？」峰云：「不從口入。」師聞之曰：「不從口入，從鼻孔裏入。」其僧卻問師：「古澗寒泉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苦。」學云：「飲者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死。」雪峰聞師此語，讚云：「古佛，古佛！」雪峰因此，後不答話矣。厥後因河北燕王領兵收鎮府，既到界上，有觀氣象者奏曰：「趙州有聖人所居，戰必不勝。」燕趙二王，因展筵會，俱息交鋒。乃問：「趙之金地，上士何人？」或曰：「有講《華嚴經》大師，節行孤邈。若歲大旱，咸命往臺山祈禱。大師未迴，甘澤如瀉。」乃曰：「恐未盡善。」或云：「此去一百二十里，有趙州觀音院。有禪師，年臘高邈，道眼明白。」僉曰：「此

可應兆乎！」二王稅駕觀焉。既屆院內，師乃端坐不起。燕王遂問曰：「人王尊耶？法王尊耶？」師云：「若在人王，人王中尊；若法王，法王中尊。」燕王唯然矣。師良久中間問：「阿那箇是鎮府大王。」趙王應喏：「弟子。」(緣趙州屬鎮府，以表知重之禮。)師云：「老僧濫在山河，不及趨面。」須臾，左右請師為大王說法，師云：「大王左右多，爭交老僧說法。」乃約令左右退。師身畔時有沙彌文遠，高聲云：「啟大王，不是者箇左右。」大王乃問：「是什麼左右？」對曰：「大王尊諱多，和尚所以不敢說法。」燕王乃云：「請禪師去諱說法。」師云：「故知大王曩劫眷屬，俱是冤家。我佛世尊，一稱名號，罪滅福生。大王先祖，才有人觸著名字，便生嗔怒。」師慈悲非倦說法多時，二王稽首讚嘆，珍敬無盡。來日將迴，燕王下先鋒使，聞師不起，凌晨入院，責師傲兀君侯。師聞之，乃出迎接。先鋒乃問曰：「昨日見二王來不起，今日見某甲來，因何起接？」師云：「待都衙得似大王，老僧亦不起接。」先鋒聆師此語，再三拜而去。尋後，趙王發使，取師供養。既屆城門，闔城威儀，迎之入內。師才下寶輦，王乃設拜，請師上殿，正位而坐。師良久以手斫額云：「階下立者是何官長？」左右云：「是諸院尊宿并大師、大德。」師云：「他各是一方化主，若在階下，老僧亦起。」王乃命上殿。是日齋筵將罷，僧官排定，從上至下，一人一問。一人問佛法，師既望見，乃問：「作什麼？」云：「問佛法。」師云：「這裏已坐卻老僧，那裏問

什麼法？二尊不並化。」(此乃語之詞也)王乃令止。其時國后與王俱在左右侍立。國后云：「請禪師為大王摩頂受記。」師以手摩大王頂云：「願大王與老僧齊年。」是時迎師權在近院駐泊，獲時選地，建造禪宮。師聞之，令人謂王曰：「若動著一莖草，老僧卻歸趙州。」其時竇行軍願捨果園一所，直一萬五千貫，號為真際禪院，亦云竇家園也。師入院後，海眾雲臻。是時趙王禮奉，燕王從幽州奏到命服，鎮府具威儀迎接。師堅讓不受。左右舁箱至師面前云：「大王為禪師佛法故，堅請師著此衣。」師云：「老僧為佛法故，所以不著此衣。」左右云：「且看大王面。」師云：「又干俗官什麼事！」乃躬自取衣挂身上，禮賀再三，師惟知應喏而已。師住趙州二年，將謝世時，謂弟子曰：「吾去世之後，焚燒了，不用淨淘舍利。宗師弟子不同浮俗，且身是幻，舍利何生，斯不可也。令小師送拂子一枝與趙王，傳語云：『此是老僧一生用不盡底。』」師於戊子歲十一月十日端坐而終。于時竇家園，道俗車馬數萬餘人，哀聲振動原野。趙王於時盡送終之禮，感歎之泣，無異金棺匿彩於俱尸矣，莫不高營鴈塔，特豎豐碑，謚號曰真際禪師光祖之塔。後唐保大十一年孟夏月旬有三日，有學者咨問東都東院惠通禪師，趙州先人行化厥由。作禮而退，乃授筆錄之。具實矣！